

隐喻的汉语语篇衔接功能

王开文

(荆楚理工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荆门 448000)*

摘要:连贯是语篇的基本要求,实现连贯的语篇衔接手段有词汇手段、语义手段和语音手段,而隐喻是语义手段中突出的一种。隐喻是以此物喻彼物,是一种思维方式,可以表现在话语中,也可以体现在整个语篇中。文章的布局谋篇也是构思,在汉语语篇中,隐喻是最主要的衔接手段。对于隐喻的“二柄”与“多边”取舍形成了隐喻衔接方式的多样性。

关键词:隐喻;语篇衔接;多样性特征;连贯

doi:10.3969/j.issn.2095-5642.2017.10.096

中图分类号:H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5642(2017)10-0096-06

一、引言

语篇是指任何一个意义完整的语言单位,比如一部小说,一段相声、小品,一篇散文,一段独白等等。其中,文章是最典型的语篇。语篇总是由若干语句构成,语句间连贯性是语篇的基本要求,而语义不连贯的语句则如“八十岁临终老太太,想起一句说一句”,话题不明,主旨不清,听众或读者不知所云,从而丧失了语篇的交际功能。

构成语篇连贯的方式就是衔接,语言学家 Halliday 和 Hasan 将其归纳为:指称、代替、省略、连接和词汇手段五种。^{[1]4}之后,胡壮麟又把该理论发展为五个层次衔接:社会符号层(语境和语用知识)、语义层(及物性、逻辑连接和语篇结构)、词汇层(词汇搭配和指称性)、句法层(结构衔接和主述位结构)、音系层(语调信息单位和语音模式)。^{[2]225}前者以英语为材料,其理论不能概括汉语的所有衔接特点,特别是语音衔接手段,如“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连贯性强;而“东北有三宝,人参、乌拉草、貂皮”,连贯性就差,不合汉语节奏和韵律上表达特点。胡壮麟是 Halliday 学生,衔接理论虽然结合汉语材料在前者基础上有很大发展,但仍未突破前者的藩篱——即从语言符号层次进行语篇分析。近年来的隐喻研究从人类基本思维方式研究语言,开拓了语篇分析的新天地,也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语篇衔接的奥秘,因为,文章的布局谋篇本质上也是思维的。

作文下笔之前,必然审题、立意、取材,再布局谋篇,所以作文关键不在“写”,而在写前的“思”,因此,有人认为,“文章的结构是人们用语言思考、表现出来的思维形式和思维结构”^{[3]41};“文章结构的规律性是思维规律的反映。……文章结构学也可以说是文章思维学”^{[4]11}。隐喻就是人类基本的思维方式,其思维成果表现体现人类基本思维结构。其实古人在讨论文章时,很早就注意到篇章结构中隐喻的作用,“《易》之有象,以尽其意,《诗》之有比,以达其情,文之作也,可无喻乎?”^{[5]7}《诗经》赋比兴,从思维方式看,比兴就属于隐喻。“从认知语言学看,隐喻定义为:根据彼概念域来理解此概念域。如我们以旅程来思考和谈及生命等”,“(话语中)隐喻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为话语提供连贯性,这种连贯隐喻可能是语篇之间的,也可能是语篇之内的;即隐喻要么使不同语篇之间相互连贯,要么促成单个话语的连贯”^{[6]4,285}。

* 收稿日期:2017-05-06

作者简介:王开文(1971—),男,安徽无为,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

比较汉语和英语,学界较一致的看法是,英语是形合语言,汉语是意合语言。如蔡基刚阐明“英语是形合性的语言。词语连接成句,短语连接成句,分句连接成句,都离不开连接词,介词等。……而汉语不同,它是意合性语言。首先汉民族的重悟性的思维模式在写文章时形成一种注重文章意义和内在关系的语言结构特点。其次,汉语的文字结构没有形态变化的条件,没有关系词、连接词,介词数量也很少,这样它只能靠实词的本身意义和语序,因而语言直接与意义挂钩。”^{[7]121-122}

潘文国认为,“连接词语也是一种重要的衔接手段”。“对比汉语和英语,可以发现,最明显的区别就是汉语的连接词比英语使用得少”^{[8]323}。正如蔡基刚举例那样(原文没有括弧里的词)^{[7]123}:

(1)(如果)有饭(那就)大家吃。

(2)皇帝(为了)要打天下,守江山,(以便)取得并保持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的位置,少不了要使用文人帮忙;为了表示文治,点缀升平,(也)少不了使用文人帮闲。坐在龙椅上的人又最爱猜忌,(因为)担心底下人计算他,(如)开国皇帝要杀害功臣,继统的后代皇帝也忌惮为老子打江山的父辈功臣碍事,自己提拔的权臣功高震主,(所以)动辄便开杀戒。

河满子《皇帝与文人》1993年第3期《随笔》

(3)(因为)他不老实,我不能相信他。

(4)(即便)多(或)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或者)八年,(到那时)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因此,语义衔接是汉语最重要的衔接方式,而隐喻又是语义衔接较突出的形式,隐喻由源域与目标域(相当于汉语比喻修辞中本体和喻体),基于两者之间的语义映射特点。董素蓉和苗兴伟认为,隐喻在语篇中通过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延伸,从而形成一定的语篇衔接模式。^[9]隐喻衔接语篇的形式具体如下。

二、类喻:基于根隐喻的双向延伸

宋人陈骙所谓“类喻:取其一类,以次喻之。《书》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岁、月、日,一类也。如贾谊《新书》曰‘天子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堂、陛、地,一类也。此类是也。”^{[5]7}具体而言,类喻是基于根隐喻的一组次隐喻,根隐喻是隐藏不露的,呈现于语言形式的是一组次隐喻。根隐喻的“二柄”——源域与目标域,虽在语篇中深藏不露,但却构成篇章衔接的基础,并由源域与目标域中具体事物之间次隐喻关系为构架,形成整个语篇的紧密衔接,浑然一体。如北宋学者周敦颐《爱莲说》^[1]:

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文中隐喻结构如表一:

(表一)

根隐喻	花 是 人		
	不同的人	(喜爱)不同的花	(表现)不同品性
次隐喻	陶渊明	菊	隐逸者
	世人	牡丹	富贵者
	予	莲	君子

文章两段,上段是不同的人喜爱不同的花——以人观物,作为引子;下段是不同的花具备不同人的品质——物我交融,展示着各个隐喻,“花即是人,人即是花”,从而表达出,作者为官,其志向既非陶渊明那样的

隐者,又非世人那样集货逐利、唯富贵是图,而是一名出淤泥而不染、洁身自好的君子;文章以物喻人,借物言志。如王国维所言,“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故二者常互相错综”。^{[10]4,235}不同的人喜爱不同品种的花,因为不同的花具有不同的品性,不同的爱花人也就彰显着不同的人格。花因人品的映射而有了精神,人品则因花的形态照应而具体鲜明,物我相得益彰。

根隐喻“花是人”并没有明示,通篇选取、显现的是一组次隐喻: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两者因相似点而相互映衬、相得益彰:菊,不与百花争春;隐逸者,不与众人争利。牡丹,色泽红艳、瓣多朵大、雍容华贵,以喻富贵。莲,出淤泥而不染、亭亭净植,喻人之君子高洁与不屈。贯穿文章始终的线索是:人如花,花即人。并通过文章展示的是三个次隐喻——不同的花是不同的人,构成篇章连贯。

这种隐喻思维方式构成的语篇连贯,具有人类普遍性。如 Kövecses 谈到隐喻的语篇连贯作用时所举一例:^{[6]286}

Almighty God
 Who called your servant Cuthbert
 from keeping sheep to follow your son
 and to be shepherd of your people.
 Mercifully grant that we, following his
 example and caring for those who are lost,
 may bring them home to your fold.
 Through your son.
 Jesus Christ our Lord.
 Amen

全能的上帝啊
 是你召唤你的仆人古斯伯特
 让他放弃牧羊,去跟随你的儿子
 一起看护你的子民
 这种仁慈的赐予,使我们又以他为
 榜样去照顾那些迷途的人们
 并尽可能把他们带回你的羊圈
 全赖你的儿子
 我们的耶稣基督
 阿门⁽²⁾

这里的出现的次隐喻,详见表二:

(表二)

	源域	目标域
根隐喻	拯救	牧羊
次隐喻	耶稣	牧人
	没有皈依上帝的人们	迷途羊群
	基督的乐土家园	羊圈

它们在文中的衔接上下文,形成了整个语篇的浑然一体,连贯顺畅。

从隐喻思维看,基督教的神职人员称为“牧师”,意义与文中一致,含义是负责带领和照顾其他的教徒的人。

三、详喻:隐喻“二柄”之特征多组映现

隐喻中的两个事物总是有一定的相似性,其相似的特征可能有多组。这样,对源域事物特征的描述与刻画,必然伴随着目标域事物特征的展开,而他们整齐对应的特征构成篇章的结构,起着衔接作用。熊红娟指出,在“时间就是金钱”的隐喻中,“金钱”赋予了“时间”诸多特征,如商品、价值、盈亏等等。^[11]比如冰心的《谈

生命》前半部分。

根隐喻是：生命是江水。

其特征映现见表三：

(表三)

源域		目标域	
生命的历程	形成	冰雪融化	江水的历程
	弱小	细流	
	壮大	洪涛	
	消失	归海	
生命力顽强	充满活力	奔流而下, 不可阻挡	江水奔腾不息
生命中遭遇	安逸	平沙、芳草与桃花	江水所过之处
	挫折	巉岩危崖	
	痛苦	暴雨疾风击打	
	享受	晚霞温暖、新月照耀	
生命终结	消失	融入大海, 失去自我存在	江水消融

原文这一自然段,五六百字的篇幅,不觉松散,而是一气呵成,结构紧凑,其衔接基础就是上述隐喻的运用;基于一个概念隐喻的一组组特征映射。“生命像一江春水”,随即“生命”从时间顺序,“江水”从空间顺序,不断展开映现两者一组组对应的特征。通过江水的历程、特征,充分形象地刻画了生命的历程与本质,表现了作者的生命乐观主义,对生命力顽强的歌颂,对生命中美好事物的期待,对战胜困难艰险的信心,对静美的生命终结的平静接受。隐喻使文章思维缜密,结构紧凑,篇章连贯。

四、互喻：隐喻中“二柄”互为颠倒，回环推进

有些语篇中,隐喻的源域和目标域在一系列特征映射后,颠倒源域与目标域,再进行特征映射,相互说明,推进语篇的发展。诗歌中此类隐喻的运用,近乎思维和语言游戏,令人称奇,例如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

远远的街灯明了，
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现了，
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

我想那缥缈的空中，
定然有美丽的街市。
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
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

你看，那浅浅的天河，
定然是不甚宽广。
那隔河的牛郎织女，
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

我想他们此刻，
定然在天街闲游。
不信，请看那朵流星，
那怕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夜幕降临,远处街灯闪烁;更远的天空,星星也闪亮起来。一个“明了”使两者呼应,浑然莫辨。文章以此(灯是星)为基础,回环往复,依次展现了一组组隐喻:街灯是明星;明星是街灯;流星是灯笼。隐喻“二柄”颠倒,事物不断跳跃,街灯——明星——街灯。叙事从人间街灯过渡到天上街灯,场景从人间街市转换为天上街市,不仅扣题,而且极大推动情节发展——描绘天上街市,展示出一种富足、自由、幸福的美好生活。而最

后证据还是“星是灯”：流星——灯笼。这里隐喻衔接，构成篇章连贯，具体见表四。

(表四)

序号	源域	目标域	联想思维	发展情节
1.	街灯	明星	相似	从人间到天上
2.	明星	街灯	相似	天上街市
(相关)				街市(美丽)物品(珍奇)行人生活(闲适、幸福)
3.	流星	灯笼	相似	论证美好的天上街市生活

五、博喻：以源域事物为中心，向多个目标域投射

博喻，是传统修辞学术语，陈骙定义为“取以为喻，不一而足。”^{[5]8}指的是一组隐喻，本体(源域事物)相同，喻体(目标域事物)各异，即从不同的目标域事物的不同特征多角度说明源域事物的特点，在传统修辞上称之为博喻或连喻。从语篇来看，因为各部分的源域事物相同，上下文就产生了关联，因此，博喻就造就了语篇的连贯，是语篇的衔接手段。这种隐喻方式往往是说明较为复杂、抽象的事物，如余光中的诗歌《乡愁》：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乡愁”抽象，其内容因人而异。作者余光中则把它物化为几个具体的事物，以时间为线索，构成了博喻：乡愁是邮票，乡愁是船票，乡愁是坟墓，乡愁是海峡。前面三则是铺垫，最后是重点，表达的作者渴望两岸亲人、同胞团聚之情，渴望祖国统一。当然，也可解读为另则衍生的隐喻：祖国是母亲，祖国是新娘。对祖国的思念如思念母亲之深沉，思念新娘之急切。

博喻的衔接作用在诗歌中较多，再如《苦乐年华》歌词中描述“生活”是“一团麻，一根线，一条路，一杯酒，七彩缎，一片霞，一条藤，一首歌”等等，说明生活有苦有乐，有期待、有无奈，饱含酸甜苦辣，是一段“苦乐年华”。

语篇为什么采用博喻？有时是因为对描述对象铺陈映衬的需要，从而突出中心主题，如《乡愁》；更多时候是描述对象的抽象、复杂，需要从不同侧面和角度进行描摹。博喻作用诚如张明冈所言“博喻的作用主要是描绘事物的各种情态，或揭示事理的多方面的内涵，把作者要表现的事物或事理表现得淋漓尽致。”^{[12]69}

六、小结

隐喻从本质上说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而作文，布局谋篇的构思中，常常使用隐喻的方式。因此，隐喻在语篇中的衔接作用就具有普遍性，它的效果除了生动形象地说明、阐释事理外，直接构建着语篇的连贯，使文章各部分紧密衔接、浑然一体。

汉语传统的比喻研究虽然是重在语言的表现形式，但是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隐喻思维的特点。从

传统的比喻研究成果出发,可以更清晰地看见隐喻在语篇衔接中的具体方式与类型。即在隐喻的源域事物与目标域事物(比喻之“二柄”)基础上扩展、深化,有映射特征的成组呈现,有“二柄”之部分或下位概念的成组特征投射,也有“二柄”之动态特征的一一对应等等。从而构建了语篇的深层连贯,而非关联词语等语言形式上的连贯。

注释:

- (1) 本文引用的语篇,源于中小学语文教材或流行歌曲的,不一一注明来源。
 (2) 汉语为笔者译。

参考文献:

- [1] Halliday, M.A.K. & Ruqaiya, Hasan. Cohesion in English[M].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4.
 [2] 胡壮麟. 语篇的衔接与连贯[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4:225.
 [3] 杨萌芽. 文章结构论[M].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0:41.
 [4] 吴应天. 文章结构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11.
 [5] 陈骥. 文则[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7.
 [6] Kovecses, Zoltán. Metaphor: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2ed edition)[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7] 蔡基刚. 英汉写作对比研究[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8] 潘文国主编. 汉英语言对比概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323.
 [9] 董素蓉, 苗兴伟. 隐喻的语篇衔接模式[J]. 外语学刊, 2017(3):33-37.
 [10] 王国维著, 彭玉平编. 人间词话[M]. 北京:中华书局, 2010.
 [11] 熊红娟. 与“时间”有关的英语习语隐喻识解及汉译[J]. 成都师范学院学报, 2016(9):80-84.
 [12] 张明冈. 比喻常识[M].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85:69.

Research on Metaphor of Chinese Discourse Cohesion

WANG Kaiwe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Jingch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Jingmen 448000, China)

Abstract: Coherence is the basic requirement of the discourse, and the cohesive means include lexical, semantic and phonetic means, and metaphor is a prominent one in semantic means. Metaphor is a kind of thinking pattern that refers to one thing by mentioning another thing. It can be expressed in one sentence or be reflected in the entire discourse. The layout of the article is also the idea, and metaphor is the most important means of cohesion in the Chinese discourse. The choice between "the two handles" and "multi-lateral" forms a diversity of metaphor cohesion.

Key words: metaphor; discourse cohesion; various characteristics; coherence

(责任编辑:赵 华 责任校对:罗 布)